

尺素蕴风骨 诗韵鉴初心

——品读金性尧先生赠友七诗

□杨先烘

丙午新岁，为搜集散佚民间的金性尧（1916—2007）先生尺牍文稿，我借新春问候之机，托沪上宗亲杨同甫，梳理其先父杨廷福（1924—1984）与金性尧先生历年酬答往来的信札。时至仲夏，杨同甫悉心检出金先生三通手书札记，并将高清影印件慨然相赠，再次为研究金性尧先生晚年治学与交游留存了珍贵的一手文献。

三通书札笔墨质朴、寄意深远，翔实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文史学界复苏的风貌与学人交游细节，史料价值丰厚。其中一封署期二月十二日的信札，随信附赠七首自作诗作，以诗寄情、以咏明志，尤为值得深究品读。



金性尧 1980 年七首赠友诗作手稿

书札的史料价值与学人底色

此札之笔墨、版式、行文语气，与金先生 1979 年 9 月 1 日致杨廷福的信札高度契合。先生以清雅端正的行楷，将日常交游叙语与七首自撰诗作誊录于两页方格笺纸之上，笔墨温润从容，既有文史学者深耕典籍的博雅素养，更见其坚守半生的立身风骨与治学初心。信札全文照录如下：

廷福兄：承枉驾失迎为歉。弟现已全日办公，明日社中将往师大作礼节性访问，同人亦语及阁下。傅君（指傅璇琮）曾至古籍，日内返乡，初五后仍来沪，届时当邀兄及钱洪等一叙，前函亦已言之。兄若于年前离沪，务望示知，否则即以此为约。我处黑板报约稿，曾作迎春杂咏，录以呈教。匆匆顺叩。道安！

弟金性尧 二月十二日

迎春杂咏

一年光景春为端，去日虽多身尚安。
万木宛然笼淑气，八方犹自怯余寒。
残生得治情无憾，逝者难逢语欲酸。
百感苍茫随影落，昏昏灯火夜方圆。

在山

在山泉水本清幽，每听潺潺去复留。
若道辞山能作泽，也应长自向低流。

读李斯传

秦火熊熊万卷灰，先生挟策自英才。
亦知置酒咸阳日，黄犬东门不再来。

读水浒

白虎堂前密计陈，裨官犹具史臣身。
国中若少高衙内，闾里应无偶语人。

读诗经

国风犹采濮桑歌，小雅怨诽莫惮多。
解得无邪原不易，尼山终古自嵯峨。

读魏志记武帝禁淫祠

曹公脱略事多奇，想见当年吐哺时。
我亦微吟成一笑，魏家惟奉洛神祠。

七九年秋忆女作

非因握管作商声，幽恨沉哀不自平。
夜半仓皇天下栗，十年悽咽死生情。
覆巢无卵悠悠别，魂梦劳风苦苦萦。
报道长鲸今已扫，心香和月荐寒京。

此通信札只署月日，未写明年份。结合札内《七九年秋忆女作》诗题、杨廷福 1977 年至 1980 年借调北京中华书局的履历，以及文中“傅君曾至古籍，日内返乡，初五后仍来沪”的行踪记述，再核对干支历法可知，1980 年春节为 2 月 16 日，正月初五对应 2 月 20 日，信中落款二月十二日即为己未年腊月廿六。这一时间点，与信里“年前离沪，务望示知”的新春雅集邀约语境高度契合，据此可确定，这封信札写于 1980 年 2 月 12 日。

金性尧 1980 年 2 月 20 日（庚申正月初五）日记亦有佐证：“下午本拟访杨廷福，彼先至舍下，邀我小宴。”日记仅记录二人私晤，未提及多人雅聚，应为傅璇琮行程临时变动所致，属于日常记事简笔惯例，与书信内容并不冲突，反而印证 1980 年初二人往来密切、论学不辍的深厚情谊，进一步夯实了年份判定的准确性。

金性尧与杨廷福结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上海文史界，二人同为浙东同乡，一籍定海、一籍鄞县，毕生深耕经史、笃好古籍，有共同的治学志趣和心性追求。1957 年杨廷福蒙冤，1966 年金性尧亦遭不白之冤，二人因顾虑书信牵连彼此，近二十载音书几乎断绝，各自隐忍蛰伏、坚守文脉。直至 1976 年动乱落幕，二人冤案先后昭雪，方才重启尺素往还，继续半生论学知己之交。

1977 年至 1980 年，国内古籍整理与文史研究迎来复苏契机，杨廷福驻京专职校勘典籍，二人书信酬唱、学问切磋愈发频繁。据金性尧留存日记（1977·10—1984·6）统计，涉杨廷福记录凡 38 则，包含通信 19 次、登门晤面 8 次、学界雅集 5 次，交游圈层不乏王运熙、钱伯城、傅璇琮等京沪文史名家。这封岁末书札，正是二人历经患难、以文交心、以学互勉的鲜活史料。

相较于普通文人通信，此札核心价值在于随信誊录的七首未刊诗作。文人书札赠诗虽为文坛常态，但将未曾刊布、承载私人情志的原创诗作毫无顾忌地抄寄知己，实属难得。两位学人半生颠沛、饱经世变，于禁锢岁月中坚守学术初心、传承文史文脉，劫后重逢愈发懂得知音可贵，这份纯粹赤诚的同道情谊，在时代变局中尤为珍贵。

更能照见金性尧坦荡胸襟的，是信中一句平实记述“我处黑板报约稿，曾作迎春杂咏，录以呈教”，此语厘清七首诗作的原始出处。这些诗作并非刻意求名的文坛力作，而是先生供职单位基层文化宣传的日常文稿。一代文史大家放下身段，躬身参与基层文化建设，以诗文普及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尽显老一辈学人经世致用、不尚虚名、扎根现实的纯粹治学品格。

诗作的创作背景与内在心境

本组诗作创作横跨 1979 年秋至 1980 年早春，正值时代转型的关键节点，根植于金、杨二人患难相知的深厚情谊，完整承载了金性尧劫后余生、读史观世、悼亡抒怀的复杂心境，兼具时代共性、知己温情与个体生命痛感。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思想解放浪潮，沉寂多年的古籍校勘、文史研究逐步拨乱反正，僵化十余年的学术生态缓慢复苏。1979 年《读书》杂志创刊，为学人自由研读、论辩古今搭建了重要平台，学界风气日渐回暖，尽显文脉重兴的蓬勃生机。

但时代创伤难以随社会秩序恢复而瞬间消解。彼时学界与社会呈现“春寒交织”的独特格局：既有万物复苏、文脉重兴的希望，亦有劫后余生、心有余悸的迷茫。

1978 年学术解禁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全面铺开，金性尧重拾旧业、笔耕不辍，1979 年 4 月潜心深耕《唐诗三百首新注》的编撰工作。同期，杨廷福赴京专职校勘《大唐西域记》，二人自此聚少离多，唯以书信互通治学心得、倾诉心底情志。日常通信中，二人互论读史感悟、交换写作构想、托付治学琐事，彼此扶持、互为砥砺。1979 年《读书》创刊后，编辑部依托杨廷福学界人脉邀约金性尧担任特约撰稿，为金老劫后佳作选出搭建了重要传播平台。

1980 年元旦，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顺利完稿交付，经年伏案的辛劳暂告一段落，心境豁然舒展。恰逢新春将至，单位黑板报约稿，他有感于时代更迭、人生浮沉，顺势创作多首咏史感时、迎春抒怀的诗作。

杨廷福专精史学且兼具深厚诗学素养，1944 年求学复旦大学期间，便完成 22 万字《中国韵文史》著作，斩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乙等学术奖，成果获复旦校刊专门报道。1943 至 1948 年，其多篇诗评、原创诗词刊发于《京沪周刊》《中华乐府》等专业刊物。金性尧素来认可其诗学造诣，引为诗文知音、论学同道。故而新岁前夕，他特意誊录六首新春新作与 1979 年秋悼亡长诗，一并寄赠杨廷福，以诗代柬，与知己共品文史、共抒劫

后迎春的万千心绪。

诗作的意蕴层次与精神内核

七首诗作融即景感时、咏史明志、悼亡寄悲于一体，由浅入深、由世及人、由古鉴今，层层勾勒出特殊年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是映照金性尧文人风骨、史家良知与生命情怀的珍贵心灵文献。

《迎春杂咏》总领全篇，定格时代冷暖变局。首联“一年光景春为端，去日虽多身尚安”抒写劫后余生的自我宽慰；半生风雨蹉跎，所幸身心未颓，尚能伏案治学，保有学者一份从容笃定。颌联“万木宛然笼淑气，八方犹自怯余寒”为全诗点睛之笔，既经早春回暖、余寒未消之实景，更暗喻世道人心：动乱落幕、文脉渐苏，岁月留下的伤痕却难以抹平，精准捕捉七十年代末时代转型的独特气质。颈联用“情无憾”“语欲酸”直言一代人心中的双重心绪，尾联更以深夜孤灯收束全篇，藏尽文人历经世态浮沉后的内敛沉静，将时代沧桑与个人感慨浑然熔于笔墨。

《在山》托物言志，直白立身准则。全诗以山泉喻君子人格，凝练展现金性尧淡泊谦和、济世无私的处世本心。“在山泉水本清幽，每听潺潺去复留”，对应先生淡泊名利、纯粹赤诚的本性。“若道辞山能作泽，也应长自向低流”深化立意，借山泉出山之景，道出有心济世者当如水一般润泽万物，永远甘处低位的人生信条。

《读李斯传》咏史警世，坚守治学纯粹本心。“秦火熊熊万卷灰，先生挟策自英才”，言秦相李斯主持焚书、身负经世谋略，本是旷世奇才；“亦知置酒咸阳日，黄犬东门不再来”写其临刑悔叹，这位英才却因贪恋富贵荣华，深陷朝堂倾轧，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结局。先生借古喻今，劝诫后世学人远离官场纷争，安守书斋治学初心。

《读水浒》裨官存史，悲悯世间底层苦难。“白虎堂前密计陈，裨官犹具史臣身”，点明林冲白虎堂冤案是权贵构陷忠良的典型，印证通俗小说亦可纪实存真，具备史家记录世道的担当。“国中若少高衙内，闾里应无偶语人”，一语道破根源：民间怨恨、底层反抗皆源于权贵横行、世道不公，文字含蓄克制却悲悯厚重，饱含对底层百姓疾苦的深切体恤。

《读诗经》承续诗教，坚守诗文讽谏初心。“国风犹采濮桑歌，小雅怨诽莫惮多”推崇《诗经》国风载民情、小雅讽时政的创作传统，主张诗文当直面现实、抒写真心，摒弃空洞颂美、粉饰太平的文风。“解得无邪原不易，尼山终古自嵯峨”，点明世人曲解“思无邪”的误区，阐释孔子诗教守正求真、包容讽谏的核心要义，将儒家万古传承的人文道义，确立为自身治学立身的根本准则。

《读魏志记武帝禁淫祠》借史抒怀，留存文人诗意外心。“曹公脱略事多奇，想见当年吐哺时”，肯定曹操整顿风俗、禁绝滥祀的务实魄力与求才胸襟；“我亦微吟成一笑，魏家惟奉洛神祠”则以诙谐笔墨发出感慨：曹操以铁血礼制肃清世俗乱象，其文脉却孕育出曹植《洛神赋》这般浪漫温婉的千古名篇。道尽严苛礼制与铁血功业之外，人文诗意与世俗温情的永恒存续，彰显先生历经世变仍未磨灭的诗意情怀。

《七九年秋忆女作》收束全篇，承载时代哀恸。“夜半仓皇天下栗，十年悽咽死生情”，尽数倾泻积压心底的悲愤。十年动乱颠覆家国秩序、造成骨肉离散、绵长的丧女之痛经年难平，即便乱象肃清、山河安定，至亲已逝的缺憾终究无法弥补，诗人唯以心香冷月遥寄哀思。这首私人性的四联悼亡诗，道尽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时代悲怆与普通人纯粹真挚的亲情。

纵观七首诗作，层次递进、意蕴丰盈：从早春风物观照时代变局，从千年史事提炼鉴古知今的史学眼界，从个体悲欢折射一代人的时代命运，既藏传统知识分子明辨是非、坚守道义的清刚风骨，亦存普通人重情重

义、直面悲欢的赤诚本心，完整定格了特殊年代一代文史学人深沉悲悯、守正笃行的精神肖像。

诗作的流传脉络与文本新意

本组 1980 年赠杨廷福的诗作，是金性尧晚年旧体诗的代表性作品，历经手札原稿、报刊刊发、晚年定本多重打磨，最终完整收录于 2013 年刊行的《金性尧集外文编》第四卷，得以系统传世。数次文本修订与传播迭代，尽显先生严谨精进的创作态度和治学风范。

《在山》《读李斯传》《读水浒》最早刊载于 1981 年《舟山文艺》第一期。《舟山文艺》（后更名《海中洲》）为舟山本土核心文学期刊。1979 年创刊后，编辑周静波邀约乡贤金性尧供稿，先生心系故土，精选八首诗作编成《星屋诗录》刊发。其实，早在 1933 年 12 月至次年 11 月，家乡的《定海舟报》就刊登过先生的二十四首诗作。时隔 47 年后的《星屋诗录》，终于让故里新一代读者再识其诗文风骨与人生襟怀。

2023 年 5 月，《在山》被镌刻于定海东海云廊长岗山段巨型风景石上，让先生谦卑淡泊、心怀苍生的处世情怀以笔墨风骨扎根故土文脉，滋养后世学人。

未曾公开刊报，属于稀缺的私人酬唱，未刊稿的为《迎春杂咏》和《读诗经》。2013 年，这两首诗作与金先生赠予多位知己的其它论学唱和之作，一同收录于《金性尧集外文编》未刊诗作板块。该书收录上世纪 3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新旧体诗 267 首，其中未刊手稿仅 41 首，多为承载私人情谊、独家人境的手札作品，史料与文学价值极为珍贵。

七首诗作中有五首在报刊发表或集结汇编时作了修订优化，字字斟酌、层层打磨的修改痕迹，正是作者“严谨通透、才学识兼备”治学风范的生动注脚。

《迎春杂咏》起句“一年光景春为端”易作“一年光景在春端”，将自我抒怀的主观视角，转为平视时序的客观落笔，舒缓情感基调，拓宽诗歌意境格局；《读诗经》将前句“国风犹采濮桑歌，小雅怨诽莫惮多”中的“采”改为“勒”、“怨诽”改为“微词”，既凸显《诗经》载入史册、铭记文脉的文化价值，又贴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彰显文人守正自持的责任担当；《读魏志记武帝禁淫祠》把末句“魏家惟奉洛神祠”的“惟”改为“唯”，一字之差还原史实、摒弃主观褒贬，尽显治史的严谨公允，并将标题中的“魏志”循惯例改为“魏书”。

《读水浒》首刊《舟山文艺》时，全诗定稿为“白虎堂前一剑陈，裨官犹具昔年真。但教国少高衙内，闾里何来侧目人”，较原稿每句皆有改动。《新民晚报》再刊时，又将“但教国少”改为“庙堂不纵”，“侧目人”改为“偶遇人”。两轮修订，从具象场景优化、个体恶行谴责，到反思百姓无端蒙难的制度根源，大幅提升诗作的现实批判性与思想深度。

“悼亡诗”在成篇十年后以《长女没已二十载》为题公开发表。首联下句改“幽恨沉哀不自平”为“孤愤九幽不自平”，颌联“夜半仓皇天下栗，十年悽咽死生情”改为“夜半仓皇天地裂，廿年悽咽死生情”，颈联下句改“魂梦劳风苦苦萦”为“残梦无痕苦苦萦”。通篇用心打磨，升华立意，以天崩地裂般的乱世图景，描摹特殊年代家国有苦难，将藏于心底二十载的哀思提炼为一代人共通的时代悲歌，极大增强了诗作的情感厚度与历史张力。

尺素蕴风骨，诗韵鉴初心。金性尧先生此札七咏，笔墨清雅、意蕴深沉、风骨凛然。从立足基层、以文育人的学者担当，到患难相交、惺惺相惜的学林唱和；从劫后余生寄情诗文的内心表白，到迭代传播精益求精的治学准则，笔墨流转间，老一辈学者谦逊治学、守正自持、经世致用、终身精进的高尚品格熠熠生辉，为当代文史研究、文学创作与修身进学提供了珍贵的精神借鉴与价值指引。